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诱致性变迁： 重组抑或配置

The Induced Changes of the Rural Labor Flow: Restructuring or Configuration

张永丽 柳建平

内容摘要 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不仅直接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而且对农村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的发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农村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及土地市场的调查与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农村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重组,并直接影响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发展。

关键词 劳动力流动 农村要素市场 配置

作者单位 西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Zhang Yongli Liu Jianping

Abstract:The large-scale flow of rural labor force, promoted not on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labor market, but also for elements of the rural market, so that capital and land market development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Through the rural labor market, capital market and land market survey and analysis, 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flow of rural labor induced the movement and re-structuring of production elements, and directly impacted on the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of China's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labor flow, elements of the rural market, allocation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要素市场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的发育过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一系列城乡分离制度的改革,农村劳动力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不断向城市、向非农产业大规模流动与转移,这种流动与转移不仅直接推动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而且对农村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产生深刻影响。那么,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农村生产要素的重组与流动,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因为农村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重组直接影响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发展。

为分析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对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在此利用2006年12月至2007年4月甘肃省10个样本村的实地调查资料,就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的影响进行统计描述。该调查依据村庄地理特征(依次为干旱山区、灌区、县城郊区)和收入水平(分别为高、中、低三个档次)选取10个劳动力外出比较典型的样本村,通过随机抽样在每村选取100户农户,并以访谈形式为主共完成问卷1000份,其中有效问卷871份,涉及有外出劳动力的农户729户,占样本总量的83.70%,没有外出劳动力的农户142户,占样本总量的16.30%。问卷共涉及871户样本农户的2419个劳动力,其中流动劳动力1057人,占样本总量的43.70%,非流动劳动力1362人,占样本总量的56.30%。

一、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状况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流动,不仅使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和就业领域发生较大变化,而且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方式、就业预期、收入状况以及生活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直接影响着农村劳动力市场的转型与发育。

(一) 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农村就业结构的多样化和就业形式的专业化

随着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逐渐被打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非农产业流动与转移的规模与速度呈不断加大之势。该调查显示,目前农村劳动力主要配置在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和外出务工三个领域,并且外出务工所占的比重有不断上升趋势。在所调查样本的 2419 个劳动力中,有 43.44%从事农业生产,有 6.94%从事农村个体私营经济,有 34.93%专业外出务工,有 14.68%兼业,其中农业兼务工者占 9.10%,也就是说有将近 50%的农村劳动力处于流动与半流动状态。就外出户和非外出户两种类型的样本来看,外出户外出务工的人数占家庭总劳动力的比重达到 48.55%,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为 40.83%,低于非外出户 22.81 个百分点,且外出户从事非农及农业兼非农的劳动力比重为 10.62%,低于非外出户 25.74 个百分点。相比较非外出户从事农业和非农产业的比重明显高于外出户。可见,劳动力流动一方面引起农村家庭从业结构的变化,外出户劳动力资源主要以农业和外出务工为主,而非外出户主要以农业和非农产业为主,农户家庭的兼业化变得越来越普遍。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动减少了农业从业劳动力的数量,实现了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加快劳动力就业类型多样化的同时,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就业形式的逐步专业化,特别是从事非农产业和常年外出务工者专业化的趋势明显,农村劳动力的非农产业参与方式也更加丰富,从而为农村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与转型奠定了基础。

(二) 劳动力流动引起收入结构的变动

劳动力迁移对于农村经济的重要意义,不仅表现在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数量的结构性改变,而且对农户的收入结构变化也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12]。曾绍阳等人通过对江西农村的调查研究表明,“留守”农村的“完全时间务农”农民家庭日益贫困化,而外出务工者家庭经济收入提高生活明显好转^[3]。该调查显

表 1 样本村劳动力就业结构(%)

行业类别	非外出户所占比重	外出户所占比重
农业	63.64	40.83
非农产业	25.45	4.55
外出打工	0.00	39.45
农业兼非农	10.91	6.07
农业兼打工	0.00	9.10

示,非外出户的人均收入为 1566.65 元,低于外出户的 1766.29 元;非外出户农业收入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度最大,为 42.55%,其次是非农收入为 36.10%,而外出户打工收入对其收入的贡献度最大,为 56.78%,其次是农业收入为 31.20%。可以看出,劳动力流动引起了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的较大变动,非外出户非农产业收入的贡献度要明显高于外出户,而外出户从外出打工中获得的工资性收入比较高。这说明在西部地区农村打工和非农产业之间有着较强的替代关系,而农业充当着基础性的保障功能,并且非外出户对农业的依赖性高于外出户。

收入结构的变动将会对就业结构的变动产生一定影响。由于西部地区土地资源相对贫瘠,农业发展受到自然资源条件等多方面的限制,而非农产业发展水平相对比较有限,非农产业的进入存在一定门槛,从而限制了大量劳动力的进入。相比较,外出务工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外出务工不仅可以弥补家庭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的问题,而且可以获得相对比较高的收益,从而对农村劳动力的择业预期与选择产生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对农村青年一代的影响将会更大。调查显示,青年一代劳动力的择业已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青年一代劳动力对将来的就业预期显示出多元化特征,在进行职业选择时带有明显的发展性动机,更注重个人的发展。其次,就外出户与非外出户的比较来看,外出户家庭中年轻一代选择“继续种地或投资农业”的比例要低于非外出户,选择“从事非农产业”的比重高于非外出户,选择务工或者继续务工的比例则相差不大。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家庭经济条件、资源禀赋、家庭或者周围劳动者流动的示范效应等。

表 2 样本农户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元、%)

	非外出户			外出户		
	户均收入	人均收入	贡献度	户均收入	人均收入	贡献度
合计	7566.94	1566.65	/	9025.76	1766.29	/
农业收入	3220.00	666.67	42.55	2816.05	551.09	31.20
务工收入	121.31	25.12	1.60	5125.03	1002.94	56.78
其他收入	4225.63	874.87	55.84	1084.67	212.26	12.02

(三) 流动者获得的非正规教育对其未来的职业教育与职业选择有一定积极影响

边干边学中获得的技术、经验等是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弥补正

表 3 28 岁以下劳动力对未来的就业打算 (%)

	非外出户	外出户
农村种地	20.07	12.64
投资农业 发展经济作物	14.74	1.90
准备务工或者继续务工	17.02	21.02
从事非农产业	15.38	27.32
不知道	32.79	37.12

注:28 岁以下劳动力的统计范围包括已经处于就业或者半就业状态的劳动力,不包括在校就读学生。

规教育不足的一种途径。目前,大多数流动者都选择在省内或者省外城市打工,调查样本中外出打工去向为“省外城市”和“省内城市”的劳动力数量分别占外出总人数的比例为 29.40%和 45.63%,这种特殊的跨区域流动对农村劳动力未来的职业选择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农民到比较发达的城市工作,在“边学边干”中学到一定技术,如表 4 所示,在外出前有 78.11%外出劳动者没有技术专长,在外出的过程中 23.33%的外出者学到一定的知识与技术,有 26.18%的外出者正在学习技术,相比较新一代流动者更注重技术训练与学习。调查数据还显示,农民工外出务工的行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正在向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行业转换。通过五年前与现在外出劳动者所从事职业的变化可以看出,五年前外出劳动者所从事职业大多都集中在建筑业、采掘业、服务业等领域,而目前外出者从事职业有从集中走向分散的趋势,而最明显的变化是从事建筑业和采掘业的人数逐渐减少,从事制造业、运输业、服务业等行业的人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见表 5。

外出者在外务工的过程中获得的这种“非正规教育”对其未来职业选择的影响是积极的,农民特有的这种经历有助于流动就业并拓宽其职业选择的范围、行业范围和地点范围,劳动力被封闭于农村的局

表 4 外出劳动者技术的获得 (%)

外出者是否有技术专长		外出过程中是否学到知识和技术		
有	没有	学到	没学到	正在学
21.89	78.11	23.33	50.49	26.18
外出前是否接受过技术培训		外出后是否接受过或者正在接受技术培训		
有	没有	有	没有	
9.6	90.4	19.66	80.34	

表 5 外出劳动者就业行业的变化 (%)

职业类别	5年前流动者	目前的流动者
建筑业	30.91	23.18
采掘业	9.44	4.72
制造业	15.87	17.44
运输业	2.15	3.58
服务业	18.18	24.46
个体经营	1.15	3.87
事业单位	0.43	2.15
打临工	21.88	20.61

面将通过这种方式被彻底打破。

(四)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内部分工协作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劳动力市场的细化有一定促进作用

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及大量劳动力富余是我国长期以来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难以提高的主要原因,但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农业生产过程中季节性劳动力短缺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除了使用机械替代劳动之外,农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开始发育,农忙时节的劳动力雇佣变得逐渐普遍。调查资料显示,外出户有 58.28%存在着季节性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而非外出户 30.06%存在着劳动力的短缺问题,并且外出户和非外出户分别有 14.59%和 19.70%雇佣劳动力,这一方面意味着农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历史以来农业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被打破,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得到提高。此外,劳动力流动促进了本地非农产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流动收入的回流直接用于非农产业的投资。二是流动收入的回流主要用于家庭消费,从而拉动了消费品市场的发育,间接拉动非农产业的发展,诱导农村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促进农村分工协作水平的提高。

但是,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一些制度因素依然影响着流动者的行为,从而对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产生一些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受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因素的影响,大多数流动者主要从事建筑、家政、餐饮服务、废旧回收、保安等职业,这些职业多为技术含量比较低的体力劳动,收入水平比较低,这种就业状况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二是二元分割的城乡制度使劳动力流动缺乏稳定性,致使劳动力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迁移者心理成本过大。调查显示,虽然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增大,但流动的稳定性比较差,流动的季节性特征明显,“农闲外出,农忙回流”的状态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劳动

力常年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这种迁移方式不仅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费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三是农村劳动力市场服务水平较差,致使农村劳动力配置效率低下。外出者的流动表现出的盲目性、自发性、初级性和非正式性,正是农村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所致,从而反过来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与转型。

二、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资本市场发育的影响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提升,活跃而完善的资本市场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下面,从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支出结构、资本积累及借贷发生情况等方面的影响,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资本市场的影响。

(一)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支出结构产生一定影响

劳动力外出流动务工已经成为农户家庭提高收入水平的主要渠道之一,对外出户收入的贡献率高达56.78%。表6(下页)的调查数据显示,就外出户与非外出户支出结构来看,外出户生活性支出高于非外出户,而生产性投资低于外出户。外出户人均收入为1766.29元,高出非外出户199.64元,而外出户人均支出为1096.03元,高出非外出户251.82元,且外出户人均支出占人均收入的比例高于非外出户8.17个百分点,而在非生产性投资中,外出户用于非农产业投资的绝对数量和比重都低于非外出户;外出户和非外出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差别不大。可见,外出户因劳动力流动引起的收入增加并未使更多的资金用于生产性投资,而是对其日常生活开支贡献较大。

产生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从日常生活支出来看,由于很大一部分外出者选择外出务工的动机往往是家中缺钱而土地资源又相当有限,务工收入主要用于盖房、婚丧嫁娶、添置家庭消费品、支付子女教育经费等日常开支等,因此外出户的日常生活开支显得较高;而非外出家庭除了少数以非农产业为主的非外出家庭外,其他主要以农业为主的非外出家庭收入水平比较低,消费性支出也比较低。第二,从生产性支出来看,非外出户家庭的生产性投资比较高,主要是非外出户中有相当家庭以发展非农产业为主,其非农参与率为54.93%,明显高于外出户的30.04%,而这类家庭的非农投资相对比较高,如果剔除非外出户的非农业投资,其生产性投资水平将大大降低,这再次显示出欠发达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和外出务工之间有

较强的替代关系。第三,从农业投资来看,外出户的户均农业投资高于非外出户,但由于劳动力外出流动本身和家庭耕地资源密切相关,外出户的家庭耕地面积为0.42公顷/户,非外出户家庭耕地面积为0.36公顷/户,就单位面积的农业投入来看,外出户明显高于非外出户,并且主要为农药、化肥、种子、水电费等生产消费性投资为主。

(二)劳动力流动对农业资本积累未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

关于农户生产性投资的分析主要是针对农户当年投资的分析,主要为生产消费型投资,农户的固定资产是农户多年积累与投资的结果。为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农户资本积累的影响,分别考察农户的农业固定资产原值及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状况。第一,就农户的固定资产原值来看,外出户与非外出户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非外出户的农业固定资产原值为5627.01元,明显高于外出户的3030.51元,可见劳动力流动没有促进家庭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非外出户中有近一半的农户从事个体私营经济,这类家庭有相当一部分运输工具比如三轮车、四轮车等是多种用途的,既从事农业生产,也从事交通运输,还有一部分家庭的农业机械主要用于出租。二是非外出户中还有一部分为纯农户,纯农户的户均耕地面积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农户,这类家庭对农业的依赖性很强,对农业的投资相对较高,农业固定资产原值也明显高于外出户。三是外出户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减轻,但由于整体收入水平比较低,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保障功能依然存在,这类家庭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模式主要是“务工挣钱,种地吃饭”,并且这类家庭更多地采取租用小型机械的方式来调剂劳动力余缺,对农业投资主要集中在消费性投资方面,而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相对不足。

第二,就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来看,劳动力的外出流动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目前农村较大型基础建设基本由政府承担,但属于村庄范围内的俱乐部产品由村庄内部组织实施,并且传统以来基本采取了以劳动积累形成资本的形式,由村民共同投劳来解决,这种方式在农村地区产生过重要作用。但是,近年来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日益凸显。调查资料显示,外出户在农村俱乐部产品方面的劳动投资与资金投入都明显低于非外出户。

第三,就家庭消费品的价值来看,外出户明显高

表 6 样本农户生产性投资及非农投资资金来源(元、%)

	非外出户	外出户
户均收入	7566.94	9025.76
户均支出	6040.16	4766.67
人均收入	1566.65	1766.29
人均支出	844.21	1096.03
日常生活支出	441.81 (52.33)	741.13 (67.62)
农业投入支出	233.99 (27.72)	209.01 (19.07)
非农投入支出	168.41 (19.95)	145.89 (13.31)
支出占收入的比重	53.95	62.24
生产性投资占总支出的比例	47.67	32.38

于非外出户,再次说明劳动者的流动收入对提高家庭生活水平意义重大,而对农村资本积累投资的积极作用并不明显。

(三)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非农产业投资有一定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局部的和有条件的

数据显示,就务工收入对农户非农产业资本积累的影响来看,在所有调查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户中,靠务工收入获得部分非农产业投入资金的外出户和非外出户的比例分别为 57.99%和 53.85%,而靠“贷款”获得非农投入资金的外出户比重为 21.46%,低于非外出户 1.62 个百分点。可见,银行借贷比例相对较低,务工收入成为部分农户最初非农产业投资主要资金来源。事实上,由于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资金远不能满足需求,通过务工收入、向亲戚朋友借款或者通过民间融资调剂资金余缺成为农户融资的主要方式,特别是对部分农户来说,务工收入积累的储蓄成为农村非农产业活动的投资基础。但这远不能说明“打工潮”带动“创业潮”的问题,因为就样本的分布来看,这种农户主要分布在农业和非农产业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比较高、交通条件和市场条件比较好的村庄。在这两个村庄,早期的外出者除收入高而稳定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外,大部分回流,早期的务工收入也是非农产业发展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调查资料显示,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外出打工非常普遍,大部分农户在打工过程中积累了一定资本,近年来随着家乡投资条件的改善和发展水平

表 7 样本农户农业资本积累 (元)

	非外出户	外出户
农业固定资产原值	5627.01	3030.51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投劳	20个劳动日	15个劳动日
投资	172	121
家庭消费品价值	3238.53	3771.99

的提高,部分务工者回流从事农产品加工业或者非农产业。在其他的村庄这种样本非常有限,也就是通过外出务工促进农村非农产业投资与发展是有条件的。此外,劳动力流动对非农产业发展的影响,更主要的体现在流动收入的回流及其对农村消费品市场的拉动作用等方面,虽然缺乏直接的调查资料,但从调查中发现务工收入回流带来的农户消费水平的提高,对农村分工协作水平和市场深化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可以说,劳动力流动对非农产业发展的间接作用大于直接作用。

表 8 样本农户非农产业发展资本的最初来源(户、%)

	非外出户	外出户
非农参与户数及参与率	78 (54.93)	219 (30.04)
非农投入最初资金主要来源		
打工收入	42 (53.85)	127 (57.99)
亲戚朋友借款	18 (23.07)	45 (20.55)
银行贷款	18 (23.08)	47 (21.46)

(四) 农户的投资行为决定了劳动力流动对活跃农村民间资本市场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商业银行的活动不足以产生影响

劳动力流动引起了外出户收入的增加,当他们需要资金时,是否比非外出户更容易获得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值得注意。第一,从农户对借贷主体的预期来看,无论是外出户还是非外出户,均有 60% 以上的农户选择在资金短缺时主要通过“亲戚朋友借款”方式来解决,这成为农户调剂资金余缺的主要形式。外出户选择从“银行借贷”的比例为 12.21%,非外出户为 23.77%,外出户明显低于非外出户,外出户选择“民间借贷”的比例为 19.42%,高于非外出户 11.22 个百分点。第二,从农户借贷的实际发生情况来看,外出户和非外出户选择“亲戚朋友借款”的比重分别为 26.62%和 23.61%,两者没有太大的差别;外出户选择“银行借贷”的比例为 28.06%,比非外出户低 13.61 个百分点;外出户选择“民间借贷”的比例为 45.32%,比非外出户高 10.60 个百分点。第三,从实际借贷发生率和借贷金额来看,外出户的借贷发生率和借贷金额都远远高于非外出户。外出户的借贷发生率为 32.10%,非外出户借贷发生率为 48.59%;外出户户均借贷金额为 6514.67 元,而非外出户户均借贷金额为 15984.17 元,外出户明显低于非外出户。可见,不论是对借贷主体的预期还是实际发生状况,非外出户选择银行借贷的比例高于外出户,这主要是由

于非外出户进行生产性投资特别是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比较高,从银行借贷的比例也比较高。而外出户选择“民间借贷”的比例多于非外出户,可见劳动力流动对活跃农村民间金融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主要原因是外出流动带来的收入增加给家庭借贷以一定的保障,外出户的信用度要高于非外出户,其次是外出户的借贷款主要用于家庭消费等,生产性投资相对较少。

总体来看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资本市场的影响是复杂的。由于劳动力流动收入主要用于家庭消费,因此整体上对农户的资本投资与农村资本市场的活跃有一定积极影响,但比较有限。外出户对农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生产性消费投资方面,资本投资不足;外出户对非农产业投资有较强的期望,对非农产业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但由于受到资金门槛、市场条件及抵御风险能力等因素的约束,使直接投资受到限制,对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更主要体现在它的间接作用,即家庭消费增加为农村非农产业投资与发展提供了市场贡献。外出户投资需求不大、生产性投资不足的投资行为,决定了其对资金的需求主要局限于解决日常生活问题,也决定了其融资对象主要以亲戚朋友和民间借贷为主,并且由于外出收入的保障功能,对民间资本市场发育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但不足以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活动产生影响。相比较,非外出户家庭中有相当一部分家庭以非农产业为主,虽然其最初的非农投资资金有

表 9 样本农户融资渠道 (户、%)

	非外出户		外出户	
	频数	比例	频数	比例
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款	78	63.93	438	60.75
银行借贷	29	23.77	88	12.21
民间借贷	10	8.20	140	19.42
其他	5	4.10	55	7.63

表 10 样本农户实际借贷发生情况 (元、%)

	非外出户 (142)	外出户 (729)
样本农户借贷发生率	69 (48.59)	234 (32.10)
户均借款总额	15984.17	6514.67
借贷途径		
亲戚朋友借贷	17 (23.61)	74 (26.62)
银行借贷	30 (41.67)	78 (28.06)
民间借贷	25 (34.72)	126 (45.32)
借贷资金使用方向 (比例)		
农业投入	10.33	6.31
非农投入	39.53	14.42
其它用途	50.14	79.27

部分来源于外出务工,但在跨越了一定的门槛之后,从金融机构融资的比率相对比较高,投资活动也比较活跃。此外,少量没有劳动力外出的纯农户的投资行为和借贷行为基本和外出户差不多,并且其借贷发生率和借贷金额都要低于非外出户,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影响不大。

三、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的影响

劳动力的外出就业是否引起土地流转是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劳动力流动是否引起土地的流转与规模化经营;劳动力流动是否引起土地的撂荒从而对农业生产带来不良影响等。下面从劳动力流动引起的农户间土地转包及农户的退耕还林情况等方面来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土地市场发育的影响。

(一) 劳动力外出就业对土地流转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规模数量相当有限

表 11(下页)的调查数据显示,从整体情况来看,无论是外出户还是非外出户,近年来家庭耕种的土地资源没有变化的比例都比较高,分别为 68.91%和 67.28%,也就是说大多数农户不论是外出户还是非外出户,耕地资源的变化不大,耕地资源发生变化的农户仅占样本总量的 30%多一点。就已经发生流转的状况来看,外出户与非外出户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外出户中将土地转包出去或者由别人代种的比例为 10.16%,非外出户为 6.34%,外出户高于非外出户 3.82 个百分点;外出户租种别人土地的比例为 4.38%,非外出户为 13.65%,外出户低于非外出户 9.27 个百分点。可见,外出户土地转出多于非外出户,土地转入低于非外出户,也就是说,劳动力外出对土地流转有一定的促动作用,但规模和数量都比较有限,对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没有明显影响。在大量劳动力外出的背景下,大部分农户采取了兼业形式而没有放弃耕地。在所调查农户中将所有耕地转包的家庭有两种:一是家庭从事个体私营经济,有较稳定的非农收入,这种样本仅有 5 户;二是子女通过上学等形式在城市稳定就业,父母放弃部分或者全部耕地,这种样本有 9 户。

(二) 退耕还林比较普遍,与劳动力外出相互促进,对缓解生态压力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由于西部地区土地收益比较低,农户退耕还林的积极性高。退耕还林在外出户与非外出户之间有较小的差异,从有“退耕”发生的农户所占的比例来看,

表 11 样本农户土地流转与退耕还林情况 (户、%)

	非外出户		外出户	
	频数	比例	频数	比例
耕地数量没有变化	82	67.28	497	68.91
退耕还林	16	12.74	119	16.56
转包出去或者别人代种(转出)	8	6.34	73	10.16
租种别人的土地(转入)	17	13.65	32	4.38

外出户为 16.56%，非外出户为 12.74%，外出户高于非外出户 3.82 个百分点。从调查中发现，外出户退耕还林的积极性相对较高，退耕还林使农户家庭部分十分贫瘠甚至在干旱年份颗粒无收的土地得到一定的补偿，耕地数量减少，家庭富余的劳动力更倾向于外出；而外出务工的收入相对比较高，也使农户放弃对退耕土地的再耕种，外出务工和退耕还林之间相互促进。此外，样本农户耕地的流转是较差的，首先根据政策退耕的是最贫瘠的山坡地，其次是转包或者由亲戚朋友代种收益比较低的山坡地和旱地，将水浇地转包的农户比较有限。就整体样本来看，由于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土地撂荒现象基本不存在。

可见，劳动力流动的一个十分积极的结果是减轻了人口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压力，对由于生态环境较差导致的贫困起到缓解作用。劳动力外出流动是家庭农业劳动力耕种面积增加，就是说劳动力外出减轻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能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另外，一些村庄原来一直存在着村民挖虫草、挖野生药材、捡拾发菜等现象，随着外出流动人口数的增加，这一现象大范围减少。由此可见，劳动力流动对缓解农村资源环境压力、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 新一代流动者对农村土地流转存在较大的潜在影响

调查反映，目前大部分家庭由两代劳动力组成：改革开放前成长的一代和改革开放后成长的新一代，流动劳动力也以此为标准分为第一代流动者和新一代流动者，并且两代劳动者在生存背景、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所调查样本农户中，出生在改革开放前的一代劳动力有近 35% 的有流动经历，但 25% 左右已经回流，他们或者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农忙种地农闲务工，并且认为农业生产是其生存的主要方式，也是他们这一代劳动力的主要依托，他们中绝大多数不愿意放弃农业和农村，目前的农业生产者也主要是这一代劳动者。而 1978 年后出生的劳动力

有 80% 以上处于流动中，他们大多数表示不愿回农村也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新一代流动劳动力的流动趋势及其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但目前由于他们的父辈依然能够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对农业的影响表面看不是特别明显，但随着目前这一代农业劳动者的逐渐老龄化，对农业和农村的影响将会逐渐凸现出来。

(四)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土地流转与土地市场发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范围较小

由于受农村土地制度约束，农村真正的土地市场并不存在，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仅限于转包、代耕等形式。土地的转包和代耕也受到了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由于二元分割体制的影响，外出流动者难以在城市定居下来，农村和土地依然是农村居民特别是第一代农村流动者的最终归宿；二是农户的非农收入特别是劳动力流动收入十分有限，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土地依然承担着很强的社会保障功能，大多数农户并不愿意无偿放弃土地，贫瘠土地上的有限收入又限制了土地的有偿转让，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动缓解了人地关系，引发了一定范围内的土地流转，但规模和范围依然有限。劳动力流动更积极的影响体现在对退耕还林政策的积极执行和对生态环境修复的积极作用方面，并且由于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农村劳动力流动并未引起耕地的撂荒现象。但劳动力流动对土地流转有着较大的潜在影响，即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随着城乡二元体制的逐渐改革，随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完善，随着目前这一代农业劳动者的逐渐老龄化，随着农村第二代劳动力和新一代流动者的逐渐离农，土地流转的时机将逐渐成熟，合理的土地制度必将引发较大范围内土地的流转与集中。REFORM

参考文献

- [1] 都阳 朴之水：《劳动力迁移收入转移与贫困变化》，《中国农村观察》2003 年第 5 期
- [2] 张晓山：《农民收入与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农业经济问题》2000 年第 6 期
- [3] 曾绍阳 唐晓滕：《社会变迁中的农民流动 2004》，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
- [4] 蔡昉 白南生：《中国转轨时期的劳动力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 [5] 蔡昉 都阳 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商务印书馆，2005 年

(编校：李玲)